舊五代史

二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一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后妃列傳第一　周書十二

太祖聖穆皇后柴氏邢州龍岡人世家豪右太祖微時在洛陽聞后賢淑遂聘之案東都事畧張永德傳云周太祖柴后本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迓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走過其門衣敝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步軍使郭雀兒者也后異其人欲嫁之請于父母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貴人也不可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于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即周太祖也此事薛史不載蓋當時爲之諱言太祖壯年喜飲博好任俠不拘細行后規其太過每有內助之力焉世

宗皇帝卽后之姪也幼而謹愿后甚憐之故太祖養之爲己子太祖嘗寢后見五色小蛇入顴鼻間心異之知其必貴敬奉愈厚未及貴而厭代太祖卽位乃下制曰義之深無先于作配禮之重莫大于追崇朕當亾載思撫存懷舊河洲令德猶傳荇菜之詩嬀汭大名不及珩璜之貴俾盛副笄之禮以伸求劍之情故夫人柴氏代籍貽芳湘靈集慶體柔儀而陳闕翟芬若椒蘭持貞操以選中瑫譽光圖史懿範尙留于閨閫昌言有助于箴規深惟望氣之艱彌歎藏舟之速將開寶祚俄謝璧台宜正號于軒宮俾耀潛于坤象可追命爲皇后仍令所

司定謚備禮册命既而有司上謚曰聖穆顯德初太祖神主入廟以后祔于其室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九

淑妃楊氏鎮州眞定人父弘裕眞定少尹案東都事畧楊廷璋傳云父弘裕少漁獵喪陂有以二石雁授之者其翼一揜左一揜右曰吾北嶽使也言訖不知所之是年生周室淑妃明年生廷璋當河朔全盛之時所屬封疆制之于守帥故部顏美媛皆被選于王宮妃幼以良家子中選事趙王王鎔張文禮之亂妃離流于外唐明宗在藩錄其遺逸安重誨保庇妃家致其仕進父母卽以妃嫁于鄉人石光輔不數年嫠居太祖佐漢之初屬聖穆皇后棄世聞妃之賢遂以禮聘之宋史楊廷璋傳有姊寡居京師周祖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令媒氏傳言恐

逼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周祖歸謂姊曰此人姿貌異常不可拒姊乃從之妃睦族撫孤宜家內助甚有力焉晉天福末卒于太原因留葬于晉郊廣順元年九月追册爲淑妃太祖凡一后三妃及嵩陵就掩皆議陪祔時以妃喪在賊境未及遷窆世宗乃詔有司于嵩陵之側預營一冢以虛之俟賊平即議襄事顯德元年夏世宗征河東果成素志焉妃兄廷璋早事太祖即位累歷內職出爲晉州節度使皇朝撫運移鎮邢州又改鄜州受代歸闕卒于私第永樂大典卷一千二百六十六

貴妃張氏恒州眞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尙書父同芝本州諮呈官檢校工部尙書事趙王

王鎔歷職中要天祐末趙將張文禮殺王鎔以鎮州歸梁莊宗命將符存審討平之時妃年尚幼有幽州偏將武從諫者駐旆於家見妃韶令乃爲其子聘之武氏家在太原太祖從漢祖鎮并門屬楊夫人以疾終無何武氏子卒太祖素聞妃之賢遂納爲繼室太祖貴累封至吳國夫人漢隱帝末蕭牆變起屠害大臣太祖在鄴都被譏妃與諸皇屬同日遇害于東京舊第太祖踐阼追册爲貴妃發哀故世宗有起復之命世宗嗣位以太祖舊宅卽妃遇禍之地因施爲僧院以皇建爲名焉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九

德妃董氏常山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孩提穎悟始能言聽按絲管而能辨其聲年七歲遇鎮州之亂親黨羈離與妃相失潞州牙將得之匿于褚中其妻以息女不育得妃憐之過于所生姆教師箴功容克備妃家悲念其兄瑀諸處求訪垂十六七年後潞將入官于朝妃之鄉親頗有知者瑀見潞將欣歸之時年十三妃歸踰年嫁為里人劉進超之妻進超為內職及契丹破晉之歲陷蕃歿焉妃嫠居洛陽太祖楊淑妃與妃鄉親平居恆言妃德太祖從漢祖幸洛因憶淑妃之言尋以禮納之鼎命初建張貴妃遇

禍中宮虛位乃册爲德妃太祖自聖穆皇后早世以來屢失邦媛中幃內助唯妃存焉加以結珮脫簪率由令範廣順三年夏遇疾醫藥之際屬太祖兗海之征車駕將行妃奏曰正當暑毒勞陛下省巡明發宵征須人供待司簿已下典事者各已處分從行太祖曰妃疾未平數令診視此行在近無煩內人及太祖駐驛魯中妃志欲令內人進侍發中使往來言之太祖手勅鄭仁誨曰切慮德妃以朕至兗州行營津置內人承侍緣諸軍在野不可自安令鄭仁誨專心體候如德妃津置內人東來便須上聞約住或取索鞍馬不得供應如意堅確卽

以手勑示之既而平定兗州車駕還京妃疾無減俄卒

于大內時年三十九輟朝三日妃長兄瑀以左贊善大

夫致仕仲兄玄之季兄自明皆累歷郡守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九

世宗貞惠皇后劉氏將家女也幼歸于世宗漢乾祐中

世宗在西班后始封彭城縣君世宗隨太祖在鄴后留

居邸第漢末李業等作亂后與貴妃張氏及諸皇族同

日遇禍國初追封彭城郡夫人顯德四年夏四月追册

爲皇后謚曰貞惠陵曰惠陵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九

宣懿皇后符氏祖存審事後唐武皇莊宗位極將相追

封秦王父彥卿天雄軍節度使封魏王后初適李守貞之子崇訓漢乾祐中守貞叛于河中太祖以兵攻之及城陷崇訓自刃其弟妹次將及后后時匿于屏處以帷箔自蔽崇訓倉皇求后不及遂自刎后因獲免太祖入河中令人訪而得之即遣女使送于其父自是后常感太祖大惠拜太祖為養父世宗鎮澶淵日太祖為世宗聘之后性和惠善候世宗之旨世宗或暴怒于下后必從容救解世宗甚重之及即位册為皇后世宗將南征后常諫止之言甚切直世宗亦為之動容洎車駕駐于淮甸久冒炎暑后因憂恚成疾顯德二年七月二十一

日崩于滋德殿時年二十有六世宗甚悼之旣而有司

上諡曰宣懿葬于新鄭陵曰懿陵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九案世宗後符后即宣懿之女弟也薛史不爲立傳未免缺畧五代史補世宗皇后符氏即魏王彥卿之女時有相工覩之大驚密告魏王曰此女貴不可言李守貞素有異志因與子崇訓娶之禮畢守貞甚有喜色其後據河中叛高祖爲樞密使受命出征后知高祖與其父有舊城破之際據堂門而坐叱諸軍曰我符魏王女也魏王與樞密太尉兄弟之不若汝等愼勿無禮于是諸軍聳然引退頃之高祖至喜曰此女于白刃紛拏之際保全可謂非常人也乃歸之魏王至世宗即位納爲皇后旣免河中之難其母欲使出家資其福壽后不悅曰死生有命誰能髡首跣足以求苟活也母度不可逼遂止世宗素以后賢又聞命不以出家爲念愈賢之所以爲天下母也

史臣曰周室后妃凡六人而追册者四故中闈內則罕

得而聞唯董妃符后之懿範亦無愧于彤管矣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九

案是書無外戚傳攷五代會要云周太祖第三女樂安公主為漢室所害廣順元年二月追封至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莒國長公主第四女壽安公主降張永德廣順元年四月封至顯德元年封晉國長公主第五女永寧公主廣順元年九月追封至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梁國長公主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一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一攷證

周列傳一　太祖聖穆皇后柴氏傳邢州龍岡人　案龍川别志作魏成安人

淑妃楊氏傳妃兄廷璋　案東都事畧廷璋係淑妃之弟續通鑑長編亦云廷璋有姊爲周太祖妃俱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一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一　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二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宗室列傳第二　周書十三

郯王侗太祖子初名青哥漢末遇害太祖即位詔贈太尉賜名侗顯德四年追封永樂大典卷一千二百六十六

杞王信太祖子初名意哥漢末遇害太祖即位詔贈司空賜名信顯德四年追封永樂大典卷一千二百六十六　案太祖諸子早歲遇害本無事蹟永樂大典所錄薛史過于簡畧疑有刪節今無可考據歐陽史家人傳云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為世宗避諱更名守

願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贈司空信景運初啟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慟于懷侗可贈太傅追封鄴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愿贈右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案歐陽史所載詔辭薛史已見本紀今仍附錄于此以備參攷

越王宗誼世宗子漢末遇害顯德四年追封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曹王宗讓世宗子顯德六年封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紀王熙謹世宗子顯德六年封皇朝乾德二年卒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蘄王熙誨世宗子顯德六年封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案歐陽史家人傳云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爲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諴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于人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巳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天閼之端愈勤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諴等載唯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諴太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爲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右領軍衛大將軍封蘄王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案薛史不載吳王誠韓王諴疑有缺文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二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二攷證

周列傳二宗室傳　案歐陽史周家人傳世宗子七人第四子嗣位即恭皇帝其應入列傳者尚有六子是書不載吳王誠韓王諴當是脫簡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二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三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三　周書十四

高行周字尙質幽州人也生于嬀州懷戎軍之鵰窠里曾祖順厲世戍懷戎父思繼昆仲三人俱雄豪有武幹聲馳朔方唐武皇之平幽州也表劉仁恭爲帥仍留兵以戍之以思繼兄爲先鋒都將嬀州刺史思繼爲中軍都將順州刺史思繼弟爲後軍都將昆仲分掌燕兵部下士伍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深憚之武皇將歸私謂仁恭曰高先鋒兄弟勢傾州府爲燕患者必此族也宜善

籌之久之太原戍軍恣横思繼兄弟制之以法所殺者
多太祖怒詬讓仁恭乃訴以高氏兄弟遂併遇害仁恭
因以先鋒子行珪爲牙將諸子並列帳下厚撫之以慰
其心時行周十餘歲亦補職在仁恭左右行珪别有傳
在唐書及莊宗收燕以行周隸明宗帳下常與唐末帝
分率牙兵明宗征燕率兵隨行鄉人趙德鈞謂明宗曰
行周心甚謹厚必享貴位梁將劉鄩之據莘也與太原
軍對壘旦夕轉鬬嘗一日兩軍成列元行欽爲敵軍追
躡劍中其面血戰未解行周以麾下精騎突陣解之行
欽獲免莊宗方寵行欽召行周撫諭賞勞而欲置之帳

下又念予明宗帳下已奪行欽更取行周恐傷其意密令人以利祿誘之行周辭曰總管用人亦爲國家事總管猶事王也余家昆仲脫難再生承總管之厚恩忍背之乎及兩軍屯于河上覘知梁軍自汴入楊村寨明宗晨至斗門設伏將邀之衆寡不敵反爲所乘時矛矟叢萃勢甚危蹴行周聞之出騎橫擊梁軍遂得解去明宗之襲鄆州也行周爲先鋒會夜分澍雨人無進志行周曰此天贊也彼必無備是夜涉河入東城比曙平之莊宗平河南屢加檢校太保領端州刺史同光末出守絳州明宗卽位特深委遇天成中從王晏球圍定州敗王

都擒塔納(舊作禿餒今改正)皆有功賊平遷潁州團練使長興初以北邊隣契丹用爲振武節度使明年以河西用軍移鎮延安清泰初改潞州節度使晉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命張敬達征之行周與符彥卿爲左右排軍使契丹主入援太原也行周彥卿引騎拒之尋爲契丹所敗遂與敬達保晉安砦累月救軍不至楊光遠欲圖敬達行周知之引壯士護之敬達性戇不知其營護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其意何也由是不復敢然敬達遂爲光遠所害晉祖入洛令行周還藩加同平章事晉祖都汴以行周爲西京留守未幾移鄴都晉祖幸鄴會安從進

叛命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明年秋平定漢南晉少帝嗣位加兼侍中移鎭睢陽開運初從幸澶淵拒敵於河上車駕還京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鄆州節度使時李彥韜爲侍衛都虞候可否在己行周雖典禁兵每心遊事外退朝歸第門宇脩然賓友過從但引滿而已尋改歸德軍節度使以李守貞代掌兵柄許行周歸藩晉軍降于中渡也少帝命行周與符彥卿同守澶州戎王入汴召赴京師會草寇攻宋州急遣行周歸鎭宋史高懷德傳杜重威降契丹京東諸州羣盜大起懷德堅壁淸野敵不能入行周率兵歸鎭敵遂解去及契丹主死于欒城契丹將蕭翰立許王李從益知

南朝軍國事遣死士召行周辭之以疾退謂人曰衰世難輔況兒戲平漢高祖入汴加守太傅兼中書令代李守貞爲天平節度使杜重威據鄴叛漢祖以行周爲招討使總兵討之鄴平授鄴都留守加守太尉進爵臨清王乾祐中入覲加守太師進封鄴王復授天平節鉞改封齊王太祖踐祚加守尙書令增食邑至一萬七千戶太祖以行周耆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慕容彥超據兖叛太祖親征奉迎輿駕傾家載贄奉觴進俎率以身先太祖待之逾厚廣順二年秋以疾薨于位享年六十八賵賻加等册贈尙書令追封秦王謚曰武懿

子懷德皇朝駙馬都尉宋州節度使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安審琦字國瑞其先沙陀部人也祖山盛朔州牢城都校贈太傅父金全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累贈太師唐書有傳審琦性驍果善騎射幼以良家子事莊宗爲義直軍使遷本軍指揮使天成初唐末帝由潞邸出鎮河中奏審琦爲牙兵都校未幾入爲歸化指揮使王師伐蜀充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及凱旋改龍武右廂都校領富州刺史淸泰初爲奉聖指揮使領順化軍節度使其年鎭邢州兼北面行營排陣使從張敬達圍太原及楊光遠舉晉安寨降于晉祖審琦亦預焉晉祖踐阼加

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旋以母喪起復天福三年就加檢校太尉尋改晉昌軍節度使京兆尹七年移鎭河中晉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開運末朝廷以北戎入寇以審琦爲北面行營馬軍左右廂都指揮使與諸將會兵於洺州俄而敵騎大至時皇甫遇慕容彦超亦預其行乃率所部兵與敵戰于安陽河上時遇馬爲流矢所中勢已危蹙諸將相顧莫有敢救者審琦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爲擒矣從恩曰敵勢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若不

濟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敵見塵起謂救兵至乃引去遂救遇與彥超而還晉少帝嘉之加兼侍中移鎮許州未幾移鎮兖海漢有天下授襄州節度使兼中書令屬荆人叛命潛遣舟師數千屠襄郢審琦禦之而遁朝廷賞功就加守太保進封齊國公歲餘又加守太傅國初封南陽王顯德初進封陳王世宗嗣位加守太尉三年拜章請覲優詔許之加守太師增食邑至一萬五千戸食實封二千三百戸審琦鎮襄沔僅一紀嚴而不殘威而不暴故南邦之民甚懷其惠五年移平盧軍節度使承詔赴鎮因朝于

京師世宗以國之元老禮遇甚厚車駕親幸其第以寵之六年正月七日夜爲其隸人安友進安萬合所害時年六十三初友進與審琦之愛妾私通有年數矣其妾常慮事泄見誅因與友進謀害審琦友進甚有難色其妾曰爾若不從我當反告友進乃許之至是夕審琦沈醉寢于帳中其妾乃取審琦所枕劍與友進友進猶惶駭不敢剸刃遽召其黨安萬合使殺審琦既而慮事泄乃引其帳下數妓盡殺以滅其跡不數日友進等竟敗悉爲子守忠擒而戮之世宗聞之震悼輟朝三日詔贈尙書令追封齊王守忠仕皇朝累爲郡守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

十二

五代史補安審琦素惡釋氏凡居方鎭僧凡有過不問輕重殺之及鎭青州也一旦方大宴忽有紫衣僧持錫杖直上廳事審琦赫怒連叱是僧安然不顧縱步而向內室至中門審琦仗劍逐之將及而滅但聞錫杖聲鏗然入在臥所審琦驚懼之際有小蒼頭報曰國夫人生子得非紫衣錫杖者乎因命之曰僧哥即安守忠也自是審琦稍稍信重

安審暉字明遠審琦之兄也起家自長直軍使轉外衙左相軍使從莊宗平幽薊戰山東定河南皆預其功同光中授蔚州刺史天成初改汝州防禦副使歷鳳翔徐州節度副使河東行軍司馬晉高祖龍飛以霸府上寮授振武兵馬留後遷河陽節度使不踰月移鎭鄜州丁內艱起復視事五年李金全據安州叛詔馬全節爲都

部署領兵討之以審暉爲副安陸平移鎮鄧州進位檢校太傅六年冬襄州安從進叛舉漢南之眾北攻南陽南陽素無城壁唯守衙城賊傅城下審暉登陴召賊帥以讓之從進不克而退襄州平就加檢校太尉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罷鎮授右羽林統軍歲餘出鎮上黨屬契丹內侵授邢州節度使居無何目疾暴作上章求代歸于京歸養疾累年太祖卽位召于內殿從容顧問尤所歎重將以祿起之審暉辭以暮齒願就頤養拜太子太師致仕封魯國公累食邑五千戶實封四百戶廣順二年春卒年六十三廢朝二日詔贈侍中謚曰靜子守

鏻仕皇朝爲贊善大夫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四十四

安審信字行光審琦之從父兄也父金祐世爲沙陀部偏將名聞邊塞審信習騎射世父金全天成初爲振武節度使補爲牙將俄而兄審通爲滄州節度使用爲衙內都虞候歷同陝許三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晉祖起義于太原唐末帝命張敬達以兵攻之而審信率先以部下兵遁入并州晉祖以其故人得之甚悅其妻與二子在京師皆爲唐末帝所戮但貸其老母而已契丹既降晉安砦晉高祖以審信爲汾州刺史檢校太保充馬步軍副部署晉祖入洛授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

事審信性既翻覆卒多疑忌在蒲中時每王人告諭騎從稍多必潛設備以防其圖己尋歷許兗州鎮所至以聚斂為務民甚苦之會朝廷謀大舉北伐凡藩侯皆預將帥以審信為馬步軍右廂都排陣使俄改華州節度使漢初移鎮同州入為左衛上將軍國初轉右金吾上將軍三年夏四月太祖御乾元殿入閤審信不赴班位為御史所彈詔釋之時審信以病神情恍惚聞臺司奏劾揚言曰趨朝偶晚未是大過何用彈舉我終進奏二萬緡盡逐此乞索兒輩未幾以病請退授太子太師致仕是歲秋卒年六十贈侍中謚曰成穆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四

十四

李從敏字叔達唐明宗之猶子也沉厚寡言善騎射多計數初莊宗召見試弓馬用爲衙内馬軍指揮使從平汴洛補帳前都指揮使遷捧聖都將明宗移鎮眞定表爲成德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從明宗入洛補皇城使出爲陝府節度使王都據定州叛命王晏球爲招討使率師討之以從敏爲副領滄州節度使王都平移授定州尋代范延光爲成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封涇王鎮州有市人劉方遇家富於財方遇卒無子妻弟田令遵者幼爲方遇治財善殖貨劉族乃共推令遵爲方遇子

親族共立券書以爲誓信累年後方遇二女取資于令遵不如意乃訟令遵冒姓奪父家財從敏令判官陸浣鞫其獄而殺令遵北夢瑣言云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蚤卒田之妹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爲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興殖焉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爲令遵興殖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爲方遇繼嗣即令鬻券人安美爲親族請嗣券書既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姉及書券安美同情其盜俱棄市人知其冤令遵父詣臺訴冤詔本州節度副使符蒙掌書記徐台符鞫之備明姦狀及詰二女伏

行賂于節度使趙環代判高知柔觀察判官陸浣並捕下獄具服贓罪事連從敏甚懼乃令其妻赴洛陽入宮告王淑妃明宗知之怒曰朕用從敏爲節度使而枉法殺人我羞見百官又令新婦奔赴不須見吾面時王淑妃頗庇護之趙環等三人竟棄市從敏罪止于罰俸而已北夢瑣言從敏初欲創官中宮哀祈竟罰一年俸長興初移鎮宋州唐末帝起兵于鳳翔其子重吉爲亳州防禦使從敏承朝廷害之淸泰中從敏與洋王從璋竝罷歸第待之甚薄嘗宮中同飲既醉末帝謂從璋從敏曰爾等何物處雄藩大鎭二人大懼頼曹太后見之叱曰官家醉爾輩速出去

方得解晉祖革命降封莒國公再領陝州尋移鎭上黨入爲右龍武統軍出爲河陽節度使漢祖入汴移授西京留守累官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隱帝卽位就加兼侍中改封秦國公歲餘以王守恩代還廣順元年春以疾卒年五十四詔贈中書令諡曰恭惠（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父霸累贈太子太師仁誨幼事唐驍將陳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剸刃于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畧無懼色紹光因擲劍于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及紹光典郡仁誨累爲右職後退歸鄉里以色養稱漢高

祖之鎭河東也太祖畀就其第與之燕語每有質問無不以正理爲答太祖深器之漢有天下太祖初領樞務卽召爲從職及太祖西征嘗密贊軍機西師凱旋畀遷至檢校吏部尙書太祖踐阼旌佐命功授檢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尋爲樞密副使踰年轉宣徽北院使右衛大將軍出鎭澶淵轉檢校太保入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世宗之北征也以仁誨爲東京留守調發軍須供億無所闕駕迴加兼侍中尋丁內艱未幾起復顯德二年冬疾亟世宗幸其第親加撫問歔欷久之及卒世宗親臨其喪哭踰數舉是時世宗將行

近臣奏云歲道非便不宜臨喪弗聽然而先之以桃茢之事時以爲得禮仁誨爲人端厚謙遜造次必由于禮及居樞務雖權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無自矜之色及終故朝廷咸惜之詔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曰忠正既葬命翰林學士陶穀撰神道碑文官爲建立表特恩也子勳累歷內職早卒絕嗣初廣順末王殷受詔赴闕太祖遣仁誨赴鄴都巡檢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即殺其子蓋利其家財妓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爲陰責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

張彥成 案通鑑考異彥成本名彥威避周祖諱故改名 潞州潞城人也曾祖靜

汾州刺史祖逃澤州刺史父礪昭義行軍司馬彥成初爲幷門牙將天成中自秦州鹽鐵務官改鄆州都押牙漢祖鎭北門表爲行軍司馬以隱帝娶其女特見親愛從平汴洛累加特進檢校太尉同州節度使隱帝卽位就加同平章事太祖之伐河中彥成有饋輓之勞河中平加檢校太師乾祐三年冬移鎭相州廣順初就加兼侍中尋移鎭南陽三年秋代歸授右金吾衞上將軍其年秋以疾卒年六十贈侍中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宋史楊克讓傳乾祐中同州節度張彥成表授掌書記周廣順初彥成移鎭安陽穰下克讓以舊職從行彥成入爲執金吾病篤奏稱其材可用克讓以彥成死未葬不忍就祿退居別墅俟張氏子外除時論稱之

安叔千沙陁三部落之種也父懷盛事唐武皇以驍勇聞叔千習騎射從莊宗定河南爲奉安部將天成初王師伐定州命爲先鋒都指揮使王都平授秦州刺史連判涿易二郡淸泰初契丹寇鴈門叔千從晉祖迎戰敗之進位檢校太保振武節度使晉祖踐阼就加同平章事天福中歷邠滄邢晉四鎭節度使叔千鄙野而無文當時謂之安没字言若碑碣之無篆籀但虛有其表耳開運初朝廷將大舉北伐授行營都排陣使俄改左金吾衞上將軍契丹入汴百寮迎見于赤岡契丹主登高岡駐馬而撫諭漢官叔千出班效國語契丹主曰爾是

安没字否卿比在邢州日遣輸誠款我至此汝管取一喫飯處叔千拜謝而退俄授鎮國軍節度使案遼史太宗紀安叔千出班獨立上曰汝邢州之請朕所不忘乃加鎮國軍節度使與薛史微異漢初遇代歸京自以嘗附幕庭居常愧惕久之授太子太師致仕尋請告歸洛廣順二年冬卒年七十二詔贈侍中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四十四

宋彥筠雍丘人也初隸滑州軍梁氏與莊宗夾河之戰彥筠時爲戰棹都指揮使以勞遷開封府牙校莊宗有天下擢領禁軍伐蜀之役率所部從康延孝爲前鋒蜀平歷維渝二州刺史明宗在位連典數郡晉初自汝州

防禦使討安從進于襄陽以功拜鄧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未幾歷晉陝二鎭晉少帝嗣位再領鄧州尋移鎭河中漢初授太子太師致仕國初拜左衞上將軍世宗嗣位復爲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四年冬卒于西京之私第輟朝一日詔贈侍中初彥筠入成都據一甲第第中資貨鉅萬妓女數十輩盡爲其所有一旦與其主母微忿遽擊殺之自後常有所覩彥筠心不自安乃修浄居法以禳之因而溺志于釋氏其後每歲至金仙入涅之日常衣斬縗號慟于其像前其侫佛也如是家有侍婢數十人皆令削髮披緇以侍左右大爲當時所誚

又性好殖貨能圖什一之利良田甲第相望于郡國將終以伊洛之間莊田十數區上進並籍于官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十四

史臣曰近代領戎藩列王爵祿厚而君子不議望重而人主不疑能自晦于飲酌之間保功名于始終之際如行周之比者幾何人哉奕世藩翰固亦宜然審琦有分閫之勞乏御家之道峯摧玉折蓋不幸也其餘雖擁戎旃未聞閫政固不足與文邵龔黃爲比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十四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三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三攷證

周列傳三高行周傳　行周通鑑攷異引莊宗實錄作行温是書唐紀尙仍實錄之舊

鄭仁誨傳太祖踐阼旌佐命功授檢校司空客省使案歐陽史云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巡檢據此傳仁誨仕周始爲客省使與歐陽史異

張彥成傳　案通鑑攷異彥成本名彥威避周祖諱故改

托諾舊作秃餒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三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周書十五

列傳第四

王殷瀛州人案歐陽史作大名人曾祖昌裔本州別駕祖光滄州教練使因家焉唐末幽滄大亂殷父咸珪避地南遷因投于魏軍殷自言生于魏州之開元寺旣長從軍漸爲偏將唐同光末爲華州馬步軍副使因家于華下天成中移授靈武都指揮使久之代還清泰中張令昭據鄴叛殷從范延光討之首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祁州刺史尋改原州殷性謙謹好禮事母以孝聞每與人結

交違從皆先稟于母母命不從殷必不往雖在軍旅交遊不雜及爲刺史政事少有不佳母察之立殷于庭詰責而杖之案歐陽史云爲刺史政事有少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于母前與薛史微異晉天福中丁內艱尋有詔起復授憲州刺史殷上章辭曰臣爲末將出處無損益于國家臣本燕人値鄉國離亂少罹偏罰因母鞠養訓導方得成人不忍遽釋苴麻遠離廬墓伏願許臣終母喪紀晉高祖嘉而許之晉少帝嗣位會殷服闋召典禁軍累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祖受命從討杜重威于鄴下殷與劉詞皆率先力戰矢中于首久之出折鏃于口中以是漢祖嘉之乾祐末

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夔州節度使會契丹寇邊遣殷領兵屯澶州及李業等作亂漢隱帝密詔澶帥李洪義遣圖殷洪義懼不克反以變告殷殷與洪義同遣人至鄴請太祖赴內難殷從平京師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祖即位授天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典軍如故殷赴鎮以侍衛司局從凡河北征鎮有戎兵處咸稟殷節度又于民間多方聚斂太祖聞而惡之因使宣諭曰朕離鄴時帑廩所儲不少卿與國家同體隨要取給何患無財三年夏太祖征兗還殷迎謁于路宴賜而去及王峻得罪太祖遣其子飛龍使承誨往謁令口諭峻之

過惡以慰其心三年春以永壽節上表請覲太祖雖允其請且慮殷之不誠尋遣使止之何福進在鎮州素惡殷之太橫福進入朝摭其陰事以奏之太祖遂疑之是年冬以郊禋有日殷自鎮入覲太祖令依舊內外巡警殷出入部從不下數百人又以儀形魁偉觀者無不聳然一日遽入奏曰郊禮在近兵民大集臣城外防警請量給甲仗以備非常太祖難之時中外以太祖嬰疾步履稍難多不視朝俯逼郊禋殷有震主之勢頗憂之太祖乃力疾坐于滋德殿殷入起居卽命執之尋降制流竄及出郡城遽殺之衆情乃安是歲春末鄴城寺寺鐘

懸絕而落又火光出幡竿之上殷之入覲也都人餞于離亭上馬失鐙翻墮于地人訝其不祥果及于禍太祖尋令澶帥鄭仁誨赴鄴殷次子爲衙內指揮使不俟謁仁誨誅之遷其家屬于登州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何福進字善長太原人父神劍累贈左驍衛大將軍福進少從軍以驍勇聞唐同光末郭從謙以兵圍莊宗于大內福進時爲宿衛軍校獨出死力拒戰于內後明宗知而嘉之擢爲捧聖軍校出爲磁州刺史充北面行營先鋒都校清泰中自彰聖都虞候率本軍從范延光平鄴以功歷鄭隴二州防禦使開運中由潁州團練使入

拜左驍衛大將軍屬契丹陷中原契丹中朝文武臣寮
凡數十人令隨帳北歸時福進預其行次鎮州聞戎
王已斃其黨尚據鎮陽遂與李筠白再榮之儔合謀力
戰盡逐契丹據有鎮陽時漢祖已建號于河東詔以福
進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尋拜曹州防禦使檢校太
保太祖出鎮于鄴將謀北伐奏以福進自隨及太祖入
平內難以輔佐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不數月移領鎮州
數年之間北鄙無事及聞太祖將有事于南郊拜章入
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未及之任卒于東京
之私第年六十有六時顯德元年正月也累贈中書令

子繼筠仕皇朝領建武軍節度使卒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劉詞字好謙元城人梁貞明中事故鄴帥楊師厚以勇悍聞唐莊宗入魏亦列于麾下兩河之戰無不預焉同光初爲効節軍使轉劍直指揮使案歐陽史作長劍指揮使尋以忤于權臣出爲汝州小校凡留滯十餘年清泰初詔諸道選驍果以實禁衛由是得入典禁軍晉初從侯益收汜水關佐楊光遠平鄴都累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後從馬全節伐安陸敗淮賊萬餘衆晉祖嘉之授奉國都校累加檢校司空又從杜重威敗安重榮于宗城及圍鎮陽詞自登雲梯身先士伍以功加檢校司徒沁州刺史

時王師方討襄陽尋命詞兼行營都虞候襄陽平遷本州團練使在郡歲餘臨事之暇必披甲枕戈而臥人或問之辭曰我以勇敢而登貴仕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信其溫飽則筋力有怠將來何以報國也及漢有天下復爲奉國右廂都校遙領閬州防禦使從太祖平鄴加檢校太保乾祐初李守貞叛于河中太祖征之朝廷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遙領寧江軍節度使充行營馬步都虞候命分屯于河西二年正月守貞遣敢死之士數千夜入其營皆怖懼不知所爲唯詞神氣自若令于軍中曰此小盜耳不足驚也遂免胄橫戈叱短兵以擊

之賊衆大敗而退自是守貞喪胆不復有奔突之意河中平太祖嘉之表其功爲華州節度使歲餘移鎭邢臺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三年秋改鎭河陽顯德初世宗親征劉崇詞奉命領所部兵隨駕行及高平南遇樊愛能等自北退迴且言官軍已敗止詞不行詞不聽疾驅而北世宗聞而嘉之尋命爲隨駕都部署又授河東道行營副部署其年夏車駕還京授永興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行京兆尹二年冬以疾卒于鎭年六十有五贈中書令（案歐陽史作贈侍中據薛史則詞以兼侍中贈中書令非贈侍中也疑歐陽史誤）謚曰忠惠詞發身軍校亟歷戎事常以忠勇自負洎領藩鎭能

靖恭爲治無苛政以撓民諡以忠惠議者韙之子延執仕皇朝爲控鶴廂主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九

王進幽州良鄉人少落魄不事生業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嘗聚黨爲盜封境患之符彥超爲河朔郡守以賂誘寘之左右長興初彥超鎭安州屬部曲王希全搆亂軍州令進齎變狀間于朝廷明宗賞其捷足詔隸于軍中洎契丹內寇戰于膠口進獨追擒六十七人時漢祖總侍衞親軍知其驍果擢爲馬前親校漢祖鎭河東或邊上警急令進齎封章達于闕下自并至汴不六七日復焉繇是恩撫頗厚繼任戎職累遷至奉國軍都指揮使

從太祖入平內難，以功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防禦使，亦有政聲。俄授相州節度使，為政之道，頓減于前，議者惜之。顯德元年秋，以疾卒于任，贈檢校太師。（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二十）

史彥超，雲州人也。性驍獷，有膽氣，累功至龍捷都指揮使。太祖之赴內難，彥超以本軍從。國初，與虎捷都指揮使何徽戍晉州。（案：歐陽史彥超遷虎捷都指揮使，與薛史異。）會劉崇與契丹入寇，攻圍州城月餘。是時本州無帥，知州王萬敢不協物情，彥超與何徽協力固拒，累挫賊鋒，攻擊日急，禦悍有備，軍政甚嚴，居人無擾。及朝廷遣樞密使王峻總兵

爲援戎寇宵遁太祖嘉其善守之功賞賜甚厚未幾授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尋授鄭州防禦使劉崇之寇潞州也車駕親征以彥超爲先鋒都指揮使高平之戰先登陷陣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先鋒如故大軍至河東城下契丹營于忻代之間遥應賊勢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率諸將屯忻州以拒之彥卿襲契丹于忻口彥超以先鋒軍追蕃寇離大軍稍遠賊兵伏發爲賊所陷世宗痛惜久之詔贈太師示加等也仍命優恤其家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八十三

史懿字繼美代郡人也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考建

瑭事唐莊宗爲先鋒都校唐書有傳莊宗之伐鎭陽時
建瑭爲流矢所中而卒懿時年甫弱冠莊宗以其父殁
於王事召拜昭德軍使俄遷先鋒左右廂都校俾嗣其
家聲天成中爲涿州刺史晉初由趙州刺史遷洺州團
練使尋歷亳鳳二州防禦使晉祖以其弟翰尙晉國長
公主故尤所注意天福中授彰武軍節度觀察留後開
運初歷澶貝二鎭節度使三年移鎭涇原未幾契丹入
中原時四方征鎭爲戎王所召者靡不磨至唯懿堅壁
拒命仍送款于漢祖漢有天下就拜檢校太尉同平章
事及賜功臣名號廣順初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進封邠

國公顯德元年春以抱病歸朝東都事略楊廷璋傳周太祖常諭廷璋圖涇帥史懿廷璋屏左右示以詔書懿受代入朝遂免禍途經洛卒于其第年六十二贈中書令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八十二

王令温字順之瀛州河間人也父迪德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令温少以武勇稱初隸唐莊宗麾下稍遷廳直軍校明宗之爲統帥嘗與契丹戰于上谷明宗臨陣馬逸爲敵所迫令温乃以所乘馬授明宗而自力戰飛矢連發敵兵爲之稍卻及明宗卽位歷遷神武彰聖都校晉初自淄州刺史遷洺州團練使及安重榮稱兵于鎮州晉祖以令温爲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與都帥杜重威

敗賊于宗城以功授亳州防禦使尋拜永清軍節度使屬契丹來寇時合温奉詔入朝契丹遂陷貝州其家屬因沒于契丹晉少帝憫之授武勝軍節度使未幾移鎮延州又遷靈武漢有天下復爲永清軍節度使尋改安州國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世宗嗣位遷鎮安軍節度使罷鎮歸闕顯德三年夏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詔贈侍中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周密字德峯應州神武川人也初事後唐武皇爲軍職莊宗之平常山明宗之襲汶陽密皆從征有功莊宗平梁授鎮州馬軍都指揮使明宗即位累遷河東馬步軍

副都指揮使天福初除冀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司徒入爲右羽林統軍檢校太保四年秋授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屬部民作亂寇討平之尋移鎭晉州知檢校太尉開運中入拜右龍武統軍三年秋出鎭延州其年冬契丹陷中原延州軍亂立高允權爲帥時寇據東城允權據西城相拒久之會漢高祖建義于太原遣使安撫寇乃棄其城奔于太原隨漢祖歸汴久居于闕下廣順初授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元年春卒時年七十五長子銳仕皇朝爲內職次子廣歷諸衞大將軍

李懷忠字光孝太原晉陽人父海本府軍校懷忠形質魁壯初事唐莊宗隸于保衛軍夾城之役懷忠率先登城以功補本軍副兵馬使莊宗平定山東累遷保衛軍使天成中歷陜府許州滄州都指揮使遥領辰州刺史清泰初以河西蕃部寇鈔命懷忠屯方渠晉祖受命以懷忠故人召典禁兵三遷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遥領壽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未幾爲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少帝嗣位入爲右羽林統軍改左武衛上將軍廣順中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夏卒年六十六詔贈太子太師

白文珂字德溫太原人也曾祖辯父君成遼州刺史文珂初事後唐武皇補河東牙將改遼州副使莊宗嗣位轉振武都指揮使天成中鎮州節度使王建立表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遥授舒州刺史檢校司空歷青州魏府都指揮使歷瀛蔚忻代四州刺史領代州日兼蕃漢馬步都部署漢高祖鎮并門表爲副留守檢校太保漢高初建授河中節度使西南面招討使檢校太傅漢祖定兩京改天平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未幾鎮陜州檢校太師會河中李守貞叛詔充河中府行營都部署時文珂已老朝議恐非守貞之敵乃命太祖西征河中

平文珂授西京留守河南尹太祖踐阼加兼中書令頃之以太子太師致仕世宗即位封晉國公顯德元年卒于西京年七十九輟朝一日子廷誨仕皇朝歷諸衛將軍卒（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二百十六）

白延遇字希望太原人也幼蓄于晉之公宮年十三從晉祖伐蜀以趫悍見稱晉有天下歷典禁軍累遷至檢校司空天福中晉祖在鄴安重榮叛于鎮州帥衆數萬詣闕而來晉祖命杜重威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遇不預其行乃泣告晉祖願以身先許之及陣于宗城延遇率其屬先犯之斬級數十戰既酣而劍亦折諸將由是推

伏晉祖聞之即命中使以寶劍良馬賜之常山平以功授檢校司徒充馬軍左廂都校後出爲汾州刺史遷復州防禦使國初加檢校太保尋授代歸闕屬太祖親征兗海以延遇爲先鋒都校兗州平授齊州防禦使歲餘改兗州防禦使在兗二年爲政有聞人甚安之州民數百詣闕乞立德政碑以頌其美顯德二年冬世宗命宰臣李穀爲淮南道軍都部署乃詔延遇爲先鋒都校三年春帥其所部與韓令坤先入揚州軍聲甚振尋命以別部屯于盛唐前後敗淮賊萬餘衆四年夏世宗迴自壽春制以延遇爲同州節度使未赴任復命帥衆南征

是年冬以疾卒于濠州城下詔贈太尉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二百十六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以屠狗爲業善角觝戲初事僞蜀爲軍校唐同光中莊宗命魏王繼岌帥師伐蜀時景思以所部戍于固鎮首以其城降于繼岌乃授興州刺史爲貝州行軍司馬屬契丹攻其城因陷于幕庭趙延壽素知其名令隸于帳下署爲所部壕砦使開運末契丹據中原以景思爲亳州防禦使領事之日會草寇數萬攻圍其城景思悉力以拒之後數日城陷景思挺身而出使人告于隣郡得援軍數百逐其草寇復有其城亳

民賴是以濟漢初改授鄧州行軍司馬常鬱鬱不得志後受代歸闕乾祐中命景思爲沿淮巡檢使屢挫淮賊時史弘肇涖刑黷貨多織羅南北富商殺之奪其財大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希求無厭雖委曲待之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弘肇言景思受淮南厚賂私貯器械欲爲內應弘肇卽令親吏殿三十騎往收之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也見便殺之不然則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有欲擒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寃哉景思何罪設若有罪死亦非晚何不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

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我從人家人並在此若有十緡貯積亦是受賂言我貯甲仗除官賜外有一事亦是私貯使者搜索其家唯衣一笥軍籍糧簿而已乃寬之景思白使但械繫送我入京先是景思別有紀綱王知權者在京聞景思被誣乃見史弘肇曰唐景思赤心爲國某服事三十年孝于父母義于朋友被此誣妄何以伸陳某請先下獄願公追劾景思免至寃橫弘肇愍之令在獄日與酒食景思既桎梏就路賴亳之人隨至京師衆保證之弘肇乃令鞫告事者具伏誣陷卽斬之遂奏釋景思顯德初河東劉崇帥衆來寇世宗親總六

師以禦之及陣于高平景思于世宗馬前距躍數四且曰願賜臣堅甲一聯以覲臣之効用世宗由是知其名因以高平陣所得降軍數千人署爲効順指揮命景思董之使于淮上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景思繼有戰功乃命遙領饒州刺史未幾改授濠州行刺史令帥衆攻圍濠州四年冬因力戰爲賊鋒所傷數日而卒世宗甚憫之詔贈武清軍節度使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七十一

史臣曰自古爲人臣者望重則必危功崇則難保自非賢者疇能免之況王鄴帥昧明哲之規周太祖乃雄猜之主欲無及禍其可得乎自䣭進而下皆將帥之英也

擁旌作翰諒亦宜然唯彥超以捍寇而沒可不謂忠乎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七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攷證

史懿傳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　案本名二句疑爲後人竄入攷懿名匡懿避宋太祖御名故去匡字薛史成于開寶六年不應豫稱爲太祖或係宋人讀是書者附注于後遂混入正文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五　周書十六

趙暉字重光澶州人也弱冠以驍果應募始隷于莊宗帳前與大梁兵經百餘戰以功遷馬直軍使同光中從魏王破蜀命暉分統所部南戍鑾陬明宗即位徵還授禁軍指揮使晉有天下參掌衛兵從馬全節圍安陸佐杜重威戰宗城皆有功改奉國指揮使開運末以部兵屯于陝屬契丹入汴慨然有憤激之意及聞漢祖建義于并門乃與部將王晏侯章戮力叶謀逐契丹所命官

屬據有陝州即時馳騎聞于漢祖案通鑑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晉陽較薛史爲詳漢祖乃命暉爲保義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漢祖之幸東京路出于陝暉戎服朝于路左手控六飛達于行宮君臣之義如舊結焉旋加檢校太尉乾祐初移鎮鳳翔加同平章事屬王景崇叛據岐山及期不受代朝廷即命暉爲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統兵以討之時李守貞叛于蒲趙思綰據于雍與景崇皆遞相爲援又引蜀軍出自大散關勢不可遏暉領兵數千數戰而勝然後塹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乃潛使千餘人于城南一舍之外

擐甲執兵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矣須臾西南塵起城中以爲信乃令數千潰圍而出以爲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而盡殪之自是景崇膽破不復敢出明年春拔之加檢校太保兼侍中國初就加兼中書令三年春拜章請覲詔從之入朝授歸德軍節度使顯德元年受代歸闕以疾告老授太子太師致仕進封秦國公尋卒于其第年六十七制贈尙書令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王守恩字保信太原人父建立潞州節度使封韓王晉書有傳守恩以門蔭幼爲內職遷懷衞二州刺史後歷

諸衛將軍開運末契丹陷中原守恩時因假告歸于潞時潞州節度使張從恩懼契丹之盛將朝于戎王以守恩婚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請權爲巡檢使從恩既去守恩以潞城歸于漢祖仍盡取從恩之家財通鑑云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高防與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率衆大譟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鎭來降宋史李萬超傳云張從恩將棄城歸契丹使會前驍衞將軍王守恩服喪私第從恩即委以後事遁去及契丹使至專領郡務守恩遂無所預萬超奮然謂其部下曰我輩垂餌虎口苟延旦夕之命今欲殺使保其城非止逃生亦足建勳業汝曹能乎衆皆躍然喜曰敢不唯命遂率所部大譟入府署殺其使推守恩爲帥以狀聞漢祖從其請乃命史宏肇統兵先渡河至潞見萬超語之曰收復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殺守恩以公爲帥可乎萬超對曰殺契丹使以推守恩蓋爲社稷計耳今若賊害

于人自取其利非宿心也宏肇大奇之　漢祖卽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漢有天下移鎭邠寧加同平章事乾祐初遷永興軍節度使時趙思綰已據長安乃改授西京留守守恩性貪鄙委任羣小以掊斂爲務雖病廢殘癃者亦不免其稅率人甚苦之洛都嘗有豪士爲二姓之會守恩乃與伶人數輩夜造自爲賀客因獲金百數匆而退太祖迴自河中駐軍于洛陽詔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懼而洛人有嘗爲守恩非理割剝者皆就其第徵其舊物守恩一一償之及赴闕止奉朝請而已乾祐末旣殺史弘肇等漢少帝召羣臣上殿以諭之時守恩赴班而颺言曰陛下

令日始睡覺矣其出言鄙俚如此國初授左衛上將軍顯德初改右金吾衛上將軍封許國公二年冬昇疾歸洛而卒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五代史補周高祖爲樞密鳳翔永興河中三鎮反高祖帶職出討之迴戈路由京洛時王守恩爲留守以使相自專乘檐子迎高祖于郊外高祖遙見大怒且疾驅入于公館久之使令人傳旨託以方浴守恩不知其怒但安坐俟久久時白文珂在高祖麾下召而謂曰王守恩乘檐子候吾誠無禮也安可久爲留守汝宜亟去代之文珂不敢違于是即時禮上頭之吏馳去報守恩曰白侍中受樞密命爲留守訖守恩大驚奔馬而歸但見家屬數百口皆被逐于通衢中百姓莫不聚觀其亦有乘便號叫索取貨錢物者高祖使吏籍其數立命償之家財爲之一空朝廷悚然不甚爲理

孔知濬字秀川徐州滕縣人太子太師致仕勍之猶子也父延緘左武衛大將軍致仕年九十餘卒知濬仕梁

爲天興軍使同光末勍鎮昭義時莊宗用唐朝故事以黃門爲監軍皆恃恩暴橫節將不能制明宗鄴城之變諸鎮多殺監軍時監潞者懼誅欲誘鎮兵謀變知濬伏甲于室夌晨監軍來謁執而殺之軍城遂寧明宗嘉之洎勍罷鎮以知濬爲澤州刺史入爲左驍衞大將軍長興淸泰中歷唐復成三郡刺史晉高祖即位用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領舒州刺史從征范延光于鄴遷宿州團練使俄改隴州防禦使開運中移刺鳳州累官至檢校太傅河池據關防之密邇邛蜀兵少勢孤知濬撫士得宜人皆盡力故西疆無牧圉之失契丹主稱制署滑

州節度使漢祖受命自鎭入朝隱帝嗣位授密州防禦使踰歲以疾受代歸朝廣順三年冬卒于京師（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王繼弘冀州南宮人少嘗爲盜攻剽閭里爲吏所拘械繫于鎭州獄會赦免死配隷本軍時明宗作鎭致之麾下晉高祖爲明宗將署爲帳中小校天福中爲六軍副使性負氣不遜禁中與同列忿爭出配義州軍歲餘爲奉國指揮使從契丹主至相州遂令以本軍戍守契丹主留高唐英爲相州節度使唐英善待繼弘每候其第則升堂拜繼弘之母贍遺甚厚倚若親戚又給以兵仗

畧無猜忌會契丹主死漢祖趨洛唐英遣使歸款漢祖
大悅將厚待唐英使未迴繼弘與指揮使樊暉等共殺
唐英繼弘自稱留後令判官張易奉表于漢祖人或責
以見利忘義繼弘曰吾儕小人也若不因利乘便以求
富貴畢世以來未可得志也及漢主征杜重威至德清
軍繼弘來朝乃正授節旄是歲授加檢校太傅節度判
官張易每見繼弘不法必切言之繼弘以爲輕己乾祐
中因事誣奏殺之尋又害觀察推官張制漢末移鎮貝
州就加檢校太尉廣順初加同平章事三月六日移鎮
河陽會永壽節入覲遇疾卒于京師詔贈侍中子永昌

仕皇朝歷內諸司使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馮暉魏州人也始爲効節軍士拳勇騎射行伍憚之初事楊師厚爲隊長唐莊宗入魏以銀槍効節爲親軍與梁人對壘河上暉以犒給稍薄因竄入南軍梁將王彥章寘之麾下莊宗平河南暉首罪赦之從明宗征潞州誅楊立有功又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授夔州刺史時荆州高季興叛以兵攻其城暉拒之屢敗荆軍長興中爲興州刺史以乾渠爲治所會兩川叛蜀人來侵暉以衆寡不敵奔歸鳳翔朝廷怒其失守詔于同州衙職安置未幾從晉高祖討蜀蜀人守劍門領部下兵踰越險

阻從地道出于劍門之左掩擊之殺守兵殆盡會晉祖班師朝廷以暉爲澶州刺史晉天福初范延光據鄴叛以暉爲馬步都將孫鋭爲監軍自六明鎮渡河將襲滑臺尋爲官軍所敗暉退歸鄴爲延光城守明年秋暉因出戰而降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鄴平移鎮靈武初張希崇鎮靈州以久在北蕃頗究邊事數年之間侵盜並息希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寇鈔無復畏憚朝廷以暉强暴之名聞于退邇故以命之及暉到鎮大張宴席酒聲豐備羣夷告醉爭陳獻賀暉皆以錦綵酬之蕃情大悅黨項拓拔彥昭者州界部族之大者暉至來謁厚加

待遇仍爲治第豐其服玩因留之不令歸部河西羊馬由是易爲交市暉朞年得馬五千匹而蕃部歸心朝議患之隆平集藥元福傳西戎三族攻靈州命元福佐朔方節度使馮暉討之朔方距威州七百里地無水草謂之旱海攜糧至暉食盡詰朝行四十里而敵騎數萬扼要路暉大懼遣人致賂求成雖許及日中猶未決暉曰奈何元福曰彼正欲困我耳察其勢敵雖衆特依西山而陣者其精兵也請以驍鋭先薄西山彼或少怯當舉黃旗爲識暉善其謀斬馘殆盡晉開運初桑維翰輔政欲圖大舉以制北戎命將佐十五人皆列藩之帥也唯暉不預其數乃上章自陳且言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詔報云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蕃部窺邊非卿雄名何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又達情乞

移鎭邠州卽以節鉞授之行未及邠州又除陜州暉獻馬千匹駞五百頭在陜未幾除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領河陽卽以王令温爲靈武節度使暉旣典禁兵兼領近鎭爲朝廷縻留頗悔離靈武及馮玉李彦韜用事暉善奉之未幾復以暉爲朔方節度使加檢校太師漢高祖革命就加同平章事隱帝嗣位加兼侍中國初加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夏病卒年六十追贈衛王子繼業朔方衙內都虞候暉亡三軍請知軍府事因授檢校太保充朔方兵馬留後皇朝乾德中移于內地今爲同州節度使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高允權延州人祖懷遷本郡牙將懷遷生二子長曰萬興次曰萬金梁唐之間爲延州節度使卒于鎮允權卽萬金子也雖出于將門不閑武藝起家爲義川主簿歷膚施縣令罷秩歸延州之第晉開運末以周密爲延帥延有東西二城其中限以深澗及契丹犯闕一日州兵亂攻密密固守東城亂兵旣無帥亦無敢爲帥者或曰取高家西宅郎君爲帥可也是夜未曙允權方寢亂軍排闥請知留後事遂居于西城與密相拒數日河東遣供奉官陳光穗宣撫河西允權乃遣支使李彬奉表太原周密棄東城而去漢祖遣使就加允權檢校太傅仍

正受旌鉞漢祖入汴允權屢修貢奉隱帝即位加檢校
太尉同平章事允權與夏州李彝興不協其年李守貞
據河中叛密構彝興爲援及朝廷用兵夏州軍逼延州
允權上章論列彝興亦紛然自訴朝廷賜詔和解之太
子太師致仕劉景巖允權妻之祖也退老于州之別墅
景巖舊事高氏爲牙校亦嘗爲延帥甚得民心景巖以
允權婚家後輩心輕之允權恆忌其强是歲冬盡殺景
巖之家收其家財萬計以謀叛聞朝廷不能辨關西賊
平方面例覃恩命就加允權檢校太師太祖即位加兼
侍中廣順三年春卒其子紹基匿喪久之又擅主軍政

欲邀承襲觀察判官李彬以爲不可當聽朝旨紹基與羣小等惡其異議乃殺彬紿奏云彬結搆內外謀殺都指揮使及行軍副使自據城池已誅戮訖其妻子及諸房骨肉尋令捕繫次太祖聞之詔並釋之仍令都送汝州安置後朝廷令六宅使張仁謙往巡檢紹基乃發喪以聞輟視朝兩日（永樂大典卷五千五百三十八）

折從阮字可久本名從遠避漢高祖舊名下一字故改焉代家雲中父嗣倫爲麟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從阮性溫厚弱冠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初有河朔之地以代北諸部屢爲邊害起從阮爲河東牙將領府州副使

同光中授府州刺史長興初入朝明宗以從阮洞習邊事加檢校工部尚書復授府州刺史晉高祖起義以契丹有援立之恩賂以雲中河西之地從阮由是以郡北屬既而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人心大擾從阮因保險拒之晉少帝嗣位北絕邊好乃遣使持詔諭從阮令出師明年春從阮率兵深入邊界連拔十餘砦開運初加檢校太保遷本州團練使其年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漢祖建號晉陽引兵南下從阮率衆歸之尋升府爲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并沿河五鎭以隸焉授從阮

光祿大夫檢校太尉永安軍節度使府勝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賜功臣名號乾祐元年加特進檢校太師明年春從阮舉族入覲朝廷命其子德扆爲府州團練使授從阮武勝軍節度使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滑州又改陝州二年冬授靜難軍節度使世宗即位就加兼侍中以年老上章請代優詔許之顯德二年冬赴闕行次西京以疾卒時年六十四制贈中書令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王饒字受益慶州華池人也父柔以饒貴累贈太尉饒沈毅有才幹始事晉高祖天福初授控鶴軍使稍遷奉

國軍校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六年從杜重威平常山以功加檢校司空遷本軍都校領連州刺史時安從進叛于襄陽晉祖命高行周率兵討之以饒爲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授深州刺史逾年復入爲奉國都校加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未幾改本軍右廂都指揮使領閬州團練使晉末契丹據中原漢祖建義于晉陽尋剋復諸夏唯常山郡爲契丹所據時饒在其郡乃與李筠白再榮之儔承間竊發盡逐其黨漢祖嘉之授鄜州觀察留後加光祿大夫賜爵開國侯復移授鎭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國初就加同平章事賜推誠奉義翊戴

功臣顯德初以郊丘禮畢加檢校太尉移鎭貝州世宗嗣位加兼侍中改彰德軍節度使滿歲受代入奉朝請顯德四年冬以疾卒于京東之私第年五十九追封巢國公饒性寛厚體貌詳雅所莅藩鎭民皆便之每接賓佐必怡聲緩氣恂恂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孫方諫鄭州清苑縣人也本名方簡廣順初以犯廟諱故改焉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堡邊人賴之以避剽掠之患因中置佛舍有尼深意俗姓孫氏主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徒聲言屍不壞因復以衣襟瞻禮

信奉有同其生方諫卽其宗人也嗣行其教率衆不食葷茹其黨推之爲酋主晉開運初定帥表爲邊界遊奕使案宋史孫行友傳云方諫懼主帥捕逐乃表歸朝因署爲東北面招討指揮使具賜院額曰勝福每契丹軍來必帥其徒襲擊之鎧仗畜產所得漸多人益依以避難焉易定帥聞于朝因以方諫爲邊界遊奕使行友副之自是捍禦多所殺獲乘勝入邢溝關平庸城破飛狐寨契丹頗畏之求請多端因少不得志潛通于契丹戎王之入中原也以方諫爲定州節度使尋以其將耶律忠代之改方諫雲州節度使方諫恚憤與其黨歸狼山不受契丹命漢初契丹贖定州城壘燒爇廬舍盡驅居民而北中山爲之一空方諫自狼山率其部衆迴保定州上表請命漢祖嘉之卽授以節

鉞累官至使相案宋史云漢授行友易州刺史行義泰州刺史弟兄犄角以居寇每入諸軍鎮閉壘坐視一無所得太祖受命加兼侍中未幾改華州節度使朝廷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案宋史云行友上言偵得契丹離合願得勁兵三千乘間平定幽州乃移方諫鎮華州以行友爲定州留後又以弟議爲德州刺史兄弟子姪職內廷者凡數人世宗嗣位史彥超代之車駕駐蹕于并門方諫自華覲于行在從大駕南巡以疾就醫于洛下尋授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未及赴任以疾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輟視朝兩日詔贈太師其弟行友繼爲定州節度皇朝乾德中以其妖妄惑衆詔毀狼山佛寺遷其尼朽骨赴京遣焚于北郊以行友爲諸衞

大將軍自是妖徒遂息焉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六十一　續通鑑長編建隆二年

八月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在鎮逾八年而狼山妖尼深意黨益盛上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上不許行友懼乃繕治甲兵將棄其帑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奏其事上遣閤門副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僞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即訊得實己酉制削奪行友官爵禁錮私第取尼深意尸焚之都城西北隅行友弟易州刺史方進姪保塞軍使全暉皆詣闕待罪詔釋之

史臣曰昔晉之季也敵騎長驅中原無主漢主雖思拯溺未果圖南趙暉首變陝郊同扶義舉漢之興也暉有力焉命以作藩斯無愧矣守恩乘時效順雖有可觀好利殘民夫何足貴允權方諫因版蕩之世竊屏翰之權

比夫畫雲臺之功臣何相去之遠也（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六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攷證

周列傳五高允權傳祖懷遷　懷遷原本作懷遠今據歐陽史改正

孫方諫傳又以弟議爲德州刺史　弟議宋史作行義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六　周書十七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其先爲農爲儒不恆其業道少純厚好學能文不恥惡衣食負米奉親之外唯以披誦吟諷爲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天祐中劉守光署爲幽州掾守光引兵伐中山訪于寮屬道常以利害箴之守光怒寘于獄中尋爲人所救免守光敗遁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爲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洽謂

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時河東記室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黄裳司空寫眞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𤣥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尋薦爲霸府從事俄署大原掌書記時莊宗併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委之莊宗與梁軍夾河對壘一日郭崇韜以諸校伴食數多主者不辦請少罷減莊宗怒曰孤爲効命者設席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鎭令三軍別擇一人爲帥孤請歸太原以避賢路遽命道對面草詞將示其衆道執筆久之莊宗正色促焉道徐起對曰道所掌筆硯敢不供職今大王屢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韜所諫未至過當阻拒

之則可不可以向來之言謯動羣議敵人若知謂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則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韜入謝因道爲之解焉人始重其膽量莊宗即位鄴宮除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綠衣賜紫梁平遷中書舍人戸部侍郎丁父憂持服于景城（談苑道聞父喪即徒步見星以行家人從後持衣囊追及之）遇歲儉所得俸餘悉賑于鄉里道之所居惟蓬茨而已凡牧宰饋遺斗粟匹帛無所受焉時契丹方盛素聞道名欲掠而取之會邊人有備獲免（永樂大典卷四百三）明宗入洛遽謂近臣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郎中何在重誨曰今除翰林學士明宗曰此人朕素所諳悉是好宰相俄

拜端明殿學士端明之號自道始也未幾遷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九百三十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有工部侍郎任贊因班退與同列戲道于後曰若急行必遺兔園冊道知之召贊謂曰兔園冊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爲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耶歐陽史云兔園策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北夢瑣言云兔園策乃徐庾文體非鄙樸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困學紀聞云兔園策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策謂此也贊大愧焉復有梁朝宰臣李琪每以文章自擅曾進賀平

中山王都表云復眞定之逆城道讓琪曰昨來復收定州非眞定也琪昧于地理頓至折角其後百僚上明宗徽號凡三章道自爲之其文渾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焉道尤長于篇咏秉筆則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必爲遠近傳寫故漸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肅然無醨澆之態繼改門下侍郎戶部吏部尚書集賢殿弘文館大學士加尚書左僕射封始平郡公一日道因上謁旣退明宗顧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樵採與農夫雜處畧不以素貴介懷眞士大

夫也（永樂大典卷四百三）天成長興中天下屢稔朝廷無事明宗每遇延英留道訪以外事道曰陛下以至德承天天以有年表瑞更在日慎一日以答天心臣每記在先皇霸府日嘗奉使中山經井陘之險憂馬有蹶失不敢怠于銜轡及至平地則無復持控果爲馬所顛仆幾至于損臣所陳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豐熟便縱逸樂兢兢業業臣之望也明宗深然之他日又問道曰天下雖熟百姓得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此常理也臣憶得近代舉子聶夷中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醫得眼下瘡剜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

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明宗曰此詩甚好遽命侍臣錄下每自諷之道之發言簡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也時以諸經舛繆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明宗崩唐末帝嗣位以道爲山陵使禮畢出鎭同州循故事也道爲政閑澹獄市無撓一日有上介胡饒本出軍吏性麤獷因事詬道于牙門左右數報不應道曰此必醉耳因召入開尊設食盡夕而起無撓愠之色未幾入爲司空及晉祖入洛以道爲首相二年契丹遣使加徽號於晉祖晉祖亦獻徽號于契丹謂道曰此行非卿

不可道無難色晉祖又曰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道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案楊內翰談苑云道與諸相歸中書食訖外廳堂吏前白道言北使事吏人色變手戰道取紙一幅署云道去即遣寫勅進堂吏泣下道遣人語妻子不復歸家即日舍都亭驛不數日北行晉祖餞宴語以家國之故煩者德遠使自酌巵酒賜之泣下及行將達西樓契丹主欲郊迎其臣曰天子無迎宰相之禮因止焉其名動殊俗也如此案談苑云契丹賜其臣牙笏及臘日賜牛頭者爲殊禮道皆得之作詩以紀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契丹主甚喜遂潛諭留意道曰南朝爲子北朝爲父兩朝皆爲臣豈有分別哉道在契丹凡得所賜悉以市薪炭徵其意云北地苦寒老年所不堪當爲之備若將久留者契丹感其意乃遣歸道三上表乞留固遣乃去猶更住館中月餘既行所至留駐凡兩月方出境左右語道曰當北土得生還恨無羽翼公獨宿留何也道曰縱急還彼以筋脚馬一夕即追及亦何

可脫但徐緩即不能測矣眾乃服四年二月始至京師及還朝廷廢樞密使依唐朝故事竝歸中書其院印付道事無巨細悉以歸之尋加司徒兼侍中進封魯國公晉祖曾以用兵事問道道曰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畧爲天下所知討伐不庭須從獨斷臣本自書生爲陛下在中書守歷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問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晉祖頗可其說道嘗上表求退晉祖不之覽先遣鄭王就省謂曰卿來日不出朕當親行請卿道不得已出焉當時寵遇無與爲比晉少帝即位加守太尉進封燕國公道嘗問朝中熟客曰道之在政事

堂人有何說客曰是非相半道曰凡人同者爲是不同
爲非而非道者十恐有九昔仲尼聖人也猶爲叔孫武
叔所毀況道之虛薄者乎然道之所持始終不易後有
人問道于少帝曰道好平時宰相無以濟其艱難如禪
僧不可呼鷹耳由是出道爲同州節度使歲餘移鎮南
陽加中書令契丹入汴道自襄鄧召入戎王因從容問
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
惟皇帝救得其後衣冠不至傷夷皆道與趙延壽陰護
之所至也是歲三月隨契丹北行與晉室公卿俱抵常
山俄而戎王卒永康王代統其衆及北去留其族嘉哩

舊作解理今改正以據常山時漢軍憤激因共逐出嘉哩尋復其城道卒同列四出按撫因事從宜各安其所人或推其功道曰儒臣何能爲皆諸將之力也道以德重人所取則乃爲衆擇諸將之勤宿者以騎校白再榮權爲其帥軍民由是帖然道首有力焉道在常山見有中國士女爲契丹所俘者出橐裝以贖之皆寄于高尼精舍後相次訪其家以歸之又契丹先留道與李崧和凝及文武官等在常山是歲閏七月二十九日契丹有僞詔追崧令選朝士十人赴木葉山行事契丹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正召道等至帳所欲諭之崧偶先至知其旨懼形于色

滿達勒將以明日與朝士齊遣之崧乃不俟道與凝先出既而相遇于帳門之外因與分手俱歸俄而李筠等縱火與契丹交鬥鼓噪相及是日若齊至與滿達勒相見稍或躊躇則悉爲俘矣時論者以道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望其陰報昭感多此類也及自常山入覲漢祖嘉之拜守太師

洛陽搢紳舊聞記贈大監張公瑑漢祖卽位之初爲上黨戎判漢祖在北京時大聚甲兵禁牛皮不得私貿易及民間盜用之如有牛死卽時官納其皮其有犯者甚衆及卽大位三司舉行請禁天下牛皮法與河東時同天下苦之會上黨民犯牛皮者二十餘人獄成罪俱當死大監時爲判官獨執曰主上欽明三司不合如此起請二十餘人死何間可使天下犯者皆銜冤而死乎且主上在河東大聚甲兵須藉牛皮嚴禁之可也今爲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遂封奏之時三司使方用事執政之地除

馮瀛王外皆惡之曰豈有州郡使敢非朝廷詔勅力言于漢祖漢祖亦怒之曰昭義一判官是何敢如此其犯牛皮者依敕俱死大監以非毀詔敕亦死敕未下獨瀛王非時請見漢祖出瀛王曰陛下在河東時斷牛皮可也今既有天下牛皮不合禁陛下赤子枉死之亦足爲陛下惜昭義判官以卑位食陛下祿居陛下官不惜軀命敢執而奏之可賞不可殺臣當輔弼之任使此敕枉害天下人性命臣不能早奏使陛下正臣罪當誅稽首再拜又曰張琢不合加罪望加敕赦之漢祖入之曰已行之矣馮瀛王曰敕未下漢祖遽曰與赦之馮曰勒停可乎上曰可由是改其敕記其畧曰三司邦計國法攸依張琢體事未明執理乖當宜停見職犯皮者貸命放之大監聽宣敕訖聞敕云執理乖當尚曰中書自不能執理若一一教外道判官執理則焉用彼相乎乾祐

中道奉朝請外平居自適一日著長樂老自敘云余世家家族本始平長樂二郡歷代之名實具載于國史家牒余先自燕亡歸晉事莊宗明宗閔帝淸泰帝又事晉

高祖皇帝少帝契丹據汴京爲戎主所制自鎮州與文
武臣寮馬步將士歸漢朝事高祖皇帝今上顧以久叨
祿位備歷艱危上顯祖宗下光親戚亡曾祖諱湊累贈
至太傅亡曾祖母崔氏追封梁國太夫人亡祖諱烱累
贈至太師亡祖母褚氏追封吳國太夫人亡父諱良建
秘書少監致仕累至尙書令母張氏追封魏國太夫人
余階自將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金
紫光祿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巡官
河東節度巡官掌書記再爲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
士集賢殿大學士太微宮使再爲弘文館大學士又充

諸道鹽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一爲長春宮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兼侍中又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爲戶部侍郎轉兵部侍郎中書侍郎再爲門下侍郎刑部吏部尚書右僕射三爲司空兩在中書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

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開國公魯國公再封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一千八百戶勳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名自經邦致理翊贊功臣至守政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先娶故德州戶掾褚諱濆女早亡後娶故景州弓高縣孫明府諱師禮女累封蜀國夫人亡長子平自秘書郎授右拾遺工部度支員外郎次子吉自秘書省校書郎授繕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郎中第三亡子可自秘書省正字授殿中丞工部戶部員外郎第四子幼亡第

五子義自秘書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
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衙內都指揮使職罷改授朝散
大夫左春坊太子司議郎授太常丞第六子正自協律
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
定國軍節度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太僕丞長女適故
兵部崔侍郎諱衍子太僕少卿名絢封萬年縣君三女
子早亡二孩幼亡唐長興二年勅瀛州景城縣莊來蘇
鄉改爲元輔鄉朝漢里爲孝行里洛南莊貫河南府洛
陽縣三州鄉靈臺里晉天福五年敕三州鄉改爲上相
鄉靈臺里改爲中台里時守司徒兼侍中又奉八年敕

上相鄉改爲太尉鄉中台里改爲侍中里時守太尉兼侍中靜思本末慶及存亡蓋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開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願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爲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事親事君事長臨人之道曠蒙天恕累經難而獲多福曾陷蕃而歸中原非人之謀是天之祐六合之內有幸者百歲之後有歸所無以珠玉含當以時服斂以籧篨葬及擇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于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殺牲也當以不害命之物祭無立神道碑以三代墳

前不獲立碑故無請謚號以無德故又念自賓佐至王佐及領蕃鎮時或有微益于國之事節皆形于公籍所著文章篇詠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編于家集其間見其志知之者罪之者未知衆寡矣有莊有宅有羣書有三子可以襲其業于此日五盥日三省尙猶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猶子有孫奉身卽有餘矣爲時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爲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于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時開一卷時飮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于當代耶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時乾祐三年朱明

月長樂老序云及太祖平內難議立徐州節度使劉贇爲漢嗣遣道與秘書監趙上交樞密直學士王度等往迎之道尋與贇自徐赴汴行至宋州會澶州軍變樞密使王峻遣郭崇領兵至屯于衙門外時道與上交等宿于衙內是日贇率左右甲士闔門登樓詰崇所自崇言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變以爲道所賣皆欲殺道等以自快趙上交與王度聞之皆惶怖不知所爲惟道偃仰自適畧無懼色尋亦獲免焉道微時嘗賦詩云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案青箱雜記載馮道詩全篇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

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廣順初復拜太師中書令
太祖甚重之每進對不以名呼及太祖崩世宗以道爲
山陵使會河東劉崇入寇世宗召大臣議親征道諫止
之世宗因言唐初天下草寇蜂起並是太宗親平之道
奏曰陛下得如太宗否世宗怒曰馮道何相少也乃罷
及世宗親征不令扈從留道奉太祖山陵時道已抱疾
及山陵禮畢奉神主歸舊宮未及祔廟一夕薨于其第
時顯德元年四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世宗聞之
輟視朝三日冊贈尚書令追封瀛王諡曰文懿案五代通錄作諡文懿見通鑑考異道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

持重鎮俗爲已任未嘗以片簡擾于諸侯平生甚廉儉逮至末年閨庭之內稍狥奢靡其子吉尤恣狂蕩道不能制識者以其不終令譽咸歎息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一

五代史補馮道之鎮同州也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狀付判官參詳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一絕書之判後云荊棘森森遶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覽之有愧色因出俸重創之

馮瀛王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馮道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矣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導于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謂不可也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怒色

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弦世宗嘗令彈于御前深欣喜之因號其琵琶曰遶殿雷也道以其惰業每加譴責而吉攻之愈精道益怒凡與客飲必使廷立而彈之曲罷或賜以束帛命背負之然後致謝道自以爲戒勗極矣吉未能悛改既而益自若道

度無可奈何歎曰百工之司藝而身賤理使
然也此子不過太常少卿耳其後果終于此
史臣曰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
之體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謂忠乎夫一女二夫人
之不幸況于再三者哉所以飾終之典不得謚爲文貞
文忠者蓋謂此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九百三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攷證

周列傳六馮道傳謚曰文懿　案五代通錄作謚文愍見通鑑攷異

嘉里舊作解里今改　滿達勒舊作麻荅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攷證終